

每个人的内心，都有对归隐生活的向往。但迫于诸多原因，无法实现，希望这件衣服，能真正反映穿着者内心想要的生活。短暂的一刻，实现小小的愿望。

人，她们的精致、曲折、悲欢，都势必为旗袍增添传奇色彩。在从事中装和旗袍设计以后，李思萱发现，旗袍的许多装饰、配件，以盘扣为例，需要花费很多精力，但收益却不如人意，愿意接活儿的手艺人越来越少。这就导致了每一件服装的价格上升，市场接受度低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与此同时，李思萱在自己的家乡发现了另一个难题。许多人平时通过接体力劳动的活儿，赚取生活的费用；一些年轻的妈妈，不得不离开年纪尚小的孩子和需要照顾的老人，外出去城市打工。这些人同样需要一个契机，让他们回到家乡。李思萱想，也许同样需要契机的两者，能够相互结合，传统手艺能够传承下去，离开家乡的人，也能重新回到孩子和老人的身边。

于是，她开始自己学习盘扣技艺，并把设备和技术，带进乡村。起初，只有两三个人愿意做出这种尝试。于是，每周五晚上，李思萱从上海坐火车出发，周日返回，每一周有两天的时间，教授盘扣技艺。这样的教学持续了半年之久，而愿意学习这项技艺的人数，也从最初寥寥无几扩展到了十几人。“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有了稳定的订单数量。虽然规模并不大，但觉得自己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情。传承了技艺的同时，也部分减少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。我也在尝试为他们开发独立的产品，原本只是盘扣，现在做一些胸针、耳环，逐渐形成独立的模式。”李思萱介绍说。



新中式服装设计师

生活周刊 × 李思萱

Q: 你学习蜡染、草木染、盘扣，学习这些传统技艺的时候，会觉得有特别苦难的地方吗？

A: 我不是纯粹的匠人思维，我希望对它们进行一些创新。当这些想法出现的时候，我就会尝试对它们进行改造，让它们逐渐变为成熟的商品。让更多人去购买它，从而能够使它得到传承。这些传统技艺的流程，我都全程接触，虽然不一定很精，但是作为设计师，至少要了解其中的原理。学习的过程，别人或许会觉得很难，但我觉得还可以。也许对一件事情感兴趣，就是自己的天赋所在吧。

Q: 在自己设计的作品当中，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是什么？分享一下它背后的故事吧。

A: 最喜欢的是我现在穿的这件。灵感来自于秦朝，秦朝崇尚玄色，还有传统的右衽。整个设计的过程大概用了五分钟，并没有很多准备，就是一片灵感。

Q: 从时装转做中装，有没有什么改变？

A: 从时装转做中装，积累了更多经验，我会在中装里加入时装的元素，更适合日常穿着。保留一点绣花、盘扣，改变一点廓形，又有中国传统文化。

Q: 平时哪些诗歌，会给你设计的灵感？

A: 许多设计的灵感，来自于《诗经》。之前做过一个系列，和《诗经》中的花草有关，比如兰花和木槿。《楚辞》也能给我很多灵感，而且《楚辞》在颜色的描写上，更加热情，配色比较鲜艳，对比度更鲜明。

Q: 说说你对新中式的理解吧。

A: 在传统基础上做创新，让它更适合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。比如极简美学，我也会借鉴宋朝美学。宋徽宗的书法，刀光剑影的瘦金体，就是很好的灵感来源。



父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书柜里藏着《三侠五义》，还有金庸、古龙的小说。但凡是书柜里的书，李思萱每片纸都要读一下，不让读，就躲在被子里，打着手电，偷偷地看。最喜欢的人物是“小东邪”郭襄，因为她的“骄傲”，虽有遗憾，但不曾有后悔。印象最深的是，金庸借郭靖之口，说的那句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后来，她有了自己的解读：“即便不是为国为民，至少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，不图功名利禄，自己的内心也会获得满足。”而“侠者”也成为她设计服装的一个主题。

李思萱说，把诗歌具象为服装设计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。诗歌意境缥缈，用服装来表现，难免要抓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，比如提取配色和感觉，这就依赖设计师平日的积累。李思萱自己就很喜欢收集传统诗歌中的“颜色”，并为其设计搭配合适的廓形和材质。比如，李白的诗情豪放，适合青、白的色彩，廓形大、材质仙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服饰设计，让穿着这件衣服的人，能够放下生活中繁杂的事情：“每个人的内心，都有对归隐生活的向往。但迫于诸多原因，无法实现，希望这件衣服，能真正反映穿着者内心想要的生活。短暂的一刻，实现小小的愿望。”

文化赋予手工艺品的意义

虽说是以诗词等中式元素，作为设计的灵感来源。但对于李思萱来说，纯粹的传统并不是她想要的东西，相反，她希望这些设计能够适合日常穿着。这也是她在香格里拉做志愿者时，主要的工作之一。

詹姆斯·希尔顿的《消失的地平线》里，有一段这样的描述：“他一直凝视着窗外的景色，暮色已经降临，厚重的，天鹅绒般柔软的夜幕浸染着一切，如同墨色一般向上弥漫开来。这时，整座山脉越来越近了，渐渐淹没在这苍茫的暮色中。一轮满月缓缓升起，仿佛挂在天空中的一盏明灯，用柔和的光芒抚着每一座山峦，直到遥远天边长长的地平线，在蓝黑的天幕下闪烁着点点光辉。”这地平线消失的地方名为“香格里拉”，后来有一处叫“迪庆”的地方，正与这书中的世外桃源相合，从此这里便成为了现实中的“香格里拉”。

李思萱跟随着一个手工艺品中心到了这里，与当地的手工艺人为邻，日常的工作是教授汉语和手工技艺，时不时也与当地的手工艺人一同手作，或是闲聊聊天：“传统的工艺其实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，但是因为一定程度和当代的审美脱节，所以放到店里，不一定好卖。需要经过重新设计，以帮助当地的人们，增加一点收入。”

重新设计手工艺品的重点在于，把握传统元素和时尚元素的“度”。比如，仍然会保留当地特有的纺织品，或是当地特有的色彩元素，不需要太多，刚刚好，才能适合当代的审美和生活习惯。

侠者，在衣，亦在心

在香格里拉待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李思萱重新启程，在云南地区四处游学。到了大理，学了扎染；到苗族的聚居地，又学了蜡染。转了一大圈，最后到了一个叫沙溪古镇的地方，有人说，它是十年前的丽江，村里人过着自己不被打扰的小日子，却正因为保留着古朴的生活习惯，而吸引着人们不断去探索。

每个周五的早晨，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传统集市日。在村子中心的大街两边，村民们自发摆摊，卖着各种稀奇古怪的“产品”，有些是自家种的农产品，有些是从山上采的，有时遇见上了年纪的婆婆，叫卖自己绣的绣片，是李思萱对这个小镇最直接的印象。这里藏着非常多的匠人，可是李思萱说，自己最终没有能够专心成为一个扎染匠人或是草木染匠人。因为匠人并不是想象中那般不食烟火，他们需要一个平台，既帮助他们销售，也能帮助他们推广。不久之后，一个美术馆邀请李思萱到上海，做草木染讲师。而李思萱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她还是想做服装设计，不过不是时装，而是旗袍。

李思萱的旗袍情结，始于阅读张爱玲的小说。张爱玲的笔下有太多身着旗袍的女

